

休菴影語

明盛此公遺著

南陵盛于斯遺著

休庵影語

上海開明書店刊

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

休庵影語

實價大洋三角
(照碼加一
寄費另加)

不許翻印

著	者	盛	于	斯
標	點	者	陳	楚
材				
印	刷	者	美	成
所				
發	行	者	開	明
店				

發行所
分售處

上海四馬路望平街
電報掛號七〇五
廣州惠愛東路
北平楊梅竹斜街
瀋陽鼓樓北

開明書店
開明書店

南陵此公盛於斯遺著

休庵影語

原书空白页

目次

新序一	九
新序二	二
舊序	一九
汨史自序	三
宮詞小序	六
落花詩小序	七
缺壺草小序	七
詩傳序	六

宜秋圖小引	三〇
薄少君詩小序	三三
總批水滸傳	三四
西遊記誤	三五
弁牡丹亭	三七
牡丹亭跋	三八
晉人風流	三八
療言補	四〇
紀夢	四二
祝天	四三
一枝小言	四四
秋半自課	四七

休庵春莫功課·····	四
花禁·····	五〇
西域行程記小序·····	五二
名士不得其死·····	五三
紀遺·····	五二
改封石首公爲金輪王冊文·····	五四
紀泉·····	五五
甲戌紀異·····	五七
閒中錄異·····	五九
遙祭恩嫂黃孺人·····	六〇
可憐娘沈孺人墓碑陰·····	六四
此公自作墓志·····	六六

書亡女柔娘墓碑陰·····	六七
休庵八詠·····	六八
與周無所師(一)·····	七三
與王侯書·····	七四
東周元亮(一)·····	八四
東劉煥於·····	八五
與甘太嶽師(一)·····	八六
與周無所師(二)·····	八八
與田子潤·····	八八
與周無所師(三)·····	八九
東王邑侯·····	九〇
寄丁彥雲·····	九一

與李爲霖·····	九一
與唐翼甫·····	九二
與張佩玉師·····	九三
與周無所師(四)·····	九四
興甘太嶺師(二)·····	九五
與陳凱侯·····	九六
東甘太嶺師(三)·····	九七
與周元亮(二)·····	九八
東周雲兮·····	一〇〇
東傳幟符·····	一〇一
與蔣行素·····	一〇二
與李爲霖·····	一〇三

與呂正之·····	一〇四
與周元亮(三)·····	一〇五
與揚白石·····	一〇六
與楊心一·····	一〇六
與減齋·····	一〇七
與力園·····	一〇七
與傅遠度·····	一〇八
與吳賓賢·····	一〇八
與周園客·····	一〇九
與汪舟次·····	一〇九

新序一

此公誰何？南陵之盛。朱明末葉，生彼奇人。惜乎予晚出三百年，不及覩其丰神。初更不識其姓名，遑論讀其遺文。幸蒼天使盧生不幸而家貧，賴粉條自給，以飄零浪遊東西南北如浮萍，在窮途結交於友琴。友琴家在南陵，是此公之鄉親。於是盧生知有三百年前之此公，此公亦得遇三百年後之盧生。盧生喟然嘆曰：「此奇人，此奇文，可作今世之砭針，竟永埋於荒榛！知者得無埋怨乎小陳。」友琴聞之而慍，曰：「自附風雅之盧生，汝胡不使隨日月而常新，災梨棗（或鉛字）以流行。予既加以標點，汝當題以序文。」盧生允。遂吮毫嚼墨，大膽著佛頭之糞。

猶以爲未足者，此公未見住北平之俞君，不然平伯必有一番高論云云。冀野沐手拜書，廢曆夏日一箇寂寞黃昏。

新序二

——無病呻吟的文人，是文學界的敗類；他們的作品，曾殃過梨棗，重重疊疊積壓在藏書館裏的，也簡直是文學史上的污點。他們的呼號，是沒有討飯乞婆的可憐；他們的悲咽，只彷彿賣淚妓女的可笑。我只覺得他們是可恥的，是應當詛咒的。但那些著作，居然也曾風行當時，受過盲目者的崇拜與歌頌。——不意如盛此公這樣的奇士，有偌大未展的抱負，多方的不世的天才，反湮沒了，很少有人曉得；他做出許許多多的奇文奇書，反遺失得一部都沒有，這豈徒是一樁可惜的事，乃真正值得爲此公以及和此公彷彿的人痛哭的呀！

凡讀過周亮工的盛此公傳（見櫟園文集和虞初新志）的人，該沒有一人不驚此公爲奇士的。這區區一冊休庵影語，本不足以代表此公的著作，祇不過是一些零星小品的彙編，絕非此公聚精會神的經意傑構。——但吉光片羽，也就倍足愛惜，何況奇筆異情，流露於字裏行間，存其文便存其人，正是吾輩好奇之士所樂意觀讀的呢！

他的著作的散佚可算是知識界一件大不幸事。那些書的目錄，就我所知道的是詩傳，西域行程記，雙丸記，悲紅記，封居胥，籌邊書，淚史，毛詩名物攷三十卷，（據周亮工云：本書尙流傳。）曆法二卷，輿地考十卷，羣書考索十二卷。這些著作，非尋常無聊的詩文集可比，是確有壽世的真價的。例若詩傳，毛詩名物考，可以做研究詩經的寶筏，且也是古人所謂格物致知的學問；羣書考索，西域行

程記，富有漢學家考據的精神；曆法乃是郭守敬而後罕見的專書。其他或於文學上，或於史地學上，或於政治軍事學上，均應占有重要的位置。

此公先生的卓識，真是所謂獨具隻眼的。他的讀書方法，尤超庸人萬倍。在科舉時代，尤其是朱明，注重八股文，士子們遂不得不死讀宋之經義。此公卻大不然，在詩傳序內說：

『讀書原要自己肚裏討分曉；不可執定注脚，走入注解窠裏喫人誤殺！』能夠說出這樣有見解的話，這是有何等自信力的人。

此公重視水滸與西遊，其態度頗爲誠懇，他所做的總批水滸傳西遊記誤兩篇，見於本書，都是考證的文章。在今人未考證西遊水滸二百數十年以前，便早已有人作過西遊水滸的考證了。雖他的考證，不及今人詳細精密。但他所曾

想到說出的，今人做夢還不曾夢到哩！讀者一閱原文便知，恕我不另引出了。

此公行文，慣集一些語體，若在現在，當然受觀衆歡迎。只是在當時，自然要如周亮工所云：「不中有司尺度」了。他對於世俗迂儒，頗加抨擊，在西域行程記小敘裏說：

『可怪今人忒煞小樣！忒殺瑣碎！見一人語言略別於俗，便說是奇談；文字略別於俗，便說是鬼話，是胡說。』

這種嫌惡的口吻，見於言表。又此公因爲一生潦倒，所以時作憤今世語，在晉人風流裏說：

『好笑今人有一樁大詫異的事，嘗見乳臭兒向廚前灶後，學得幾句清客話頭；胡亂喫幾碗濁酒，便自裝瘋打癡，不顛不狂，以爲晉人風流……使當